

四月半的卤鹅与潮剧

陈思呈

这次是歪打正着。我到群兄家里，嫂子正在杀鹅卤鹅，大老远就闻到南姜卤水独特的气味，我就知道有好吃，不，知道要过节了。

这里凡是大节日必卤鹅，卤鹅必放南姜。山地正宜种南姜，屋前屋后一簇簇桔荣交加，有时候主妇做菜之前才临时去挖它们的根部。南姜之于吾乡，就如折耳根之于贵州，花椒之于四川，罗勒叶之于意大利。

这次的节日是“四月半”，也叫“老爷生”。“老爷”就是神，而且是全能之神，统管行政、劳作、生产、文化……一切事务。这个万能之神要过生日，也是全村的集体狂欢节，仅次于春节。村道上停满了小汽车，外出打工的人们趁此纷纷回乡。

不时听到相认的人们在村道上大呼小叫，无非是“这是xxx吗？小孩快要比你还高了”之类的话。偶尔也会看到年龄相仿的两个中年男女，狭道相逢时，迟疑又惊喜地发出这样的对话：

“是xxx？”
“是xxx！”

然后他们忙不迭地算着有多少年没见面，形式大于内容地彼此问候，把自己家里的门向对方介绍。不妨猜测他们是年轻时的恋人。睽违多年，劈面相见，那人变得像当年她妈或者他爸一样，真是双重的似曾相识。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突然再相见，儿女忽成行。都是细思恐极的事。

村里的铺仔（也就是小卖部）货也多了不少，尤其是鞭炮和饮料和香烟。从店子的窗（称为“铺仔窗”）望进去，看到墙上还贴着几年前的日历，一群人挤在里面，有坐有站，不时地互相扔过来一根烟，在烟气缭绕中高谈阔论。

因为年轻人都外出打工，铺仔平时生意萧条。店主说，以前村里住户是一千多人，两头猪一天就能卖光，现在住户是五十多人，几十斤猪肉都未必能在一天内卖掉。

天黑了，我顶着低低的红月亮，到村委会去看潮剧。这是比卤鹅更重要的节日重头戏，村里花了两万八，请来了一支有30多个人规模的戏团，带着他们的枕头被子，开了两辆大车来，要做两天两夜的戏。

村子沿山而建，聚落梯级状分布，非常的错落造成非常的风致。房子又都是沙土砖木结构的平房，石阶曲折，

植物繁多，正好是韩少功所描述的那一种：“这些随意和即兴的作品，呈礼崩乐坏纲纪不存之象，总是令初来的北方人吃惊。可以想象，种种偏门和曲道，很适合隐藏神话、巫术和反叛，虽然免不了给人一点混乱之虞，却也生机勃勃。”

夜空不是黑色的，是深蓝。一种奇蓝，高贵的、很有质感，不宜用比喻的深蓝。树木被勾勒成剪影，在深蓝的背景上，像北欧木刻一样的图案。树尖上那颗红月亮更神奇，边缘模糊，好像泪光闪闪，一眨就会掉下泪来。

唱戏是在村委会会堂，意外的是观众很少。寥寥几个，都坐在侧边，中间一大片地方都空着，只摆了几张桌子（祭桌，第二天人们祭拜“老爷”时放祭品用）。舞台的对面就是“老爷”的神位。

我在舞台下的正中间那个最宜观赏的位置，靠着祭桌，舒舒服服地看了起来。一个老妇人神色慌张过来拉我，凑在我耳朵边大声说（因为音乐很大声），不能在这里，你不能在这里，这里挡着“老爷”了，这些戏都是唱给“老爷”看的，你站在这里“老爷”就看不到了。

我这才理解为什么仅有的几个观众都缩在侧边位置上斜着脖子张望上。刚才一进来的时候，我还以为是此地女性习惯低调。

潮剧本身，看不太懂。倒是那些坐着大汽车来唱戏的演员让我好奇，他们的生活有点像吉普赛人，一个乡一个乡地走，唱到哪，住到哪。春节前的那一两个月，各乡抢着“做戏”，是他们最忙的时候，往往连续两三个月没回一次家。

戏台边上一个候场的女演员，化着浓妆，戴着沉重的峨冠，拖着长长的水袖，坐在极度喧嚣的大鼓、钢锣、椰胡……声中，争分夺秒地发微信。打几个字，然后又把手机贴在耳边，听着微信那一方发来的语音信息。她不能走到安静点的地方听，因为很快要上场。果然，转眼间水袖一甩，她顺着一阵紧锣密鼓滑到舞台中央。那个争分夺秒地发微信的手机，魔术一般地不见了，到底放在她身上哪个部位，我目不错睛地看着竟然都没看到。

云里雾里地看了好久，才等到中场休息。

一个脸上画得像凶神恶煞、眉毛上还画了两把弯刀样式的男人，在台

下的简易铁床边坐着喝茶，脚跷到对面的板凳上，一边冲茶，一边嘴里还唱着片断。

这很可能就是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写过的那个舞社火的吴摩西。吴摩西本来叫杨摩西，杨摩西本来叫杨百顺，他喜欢舞社火，“心里痒痒不光图个玩，而是比起琐碎的日子，舞社火有些虚，舞起社火，扮起别人，能让人脱离眼前的生活。当年吴摩西喜欢罗长礼喊丧，就是因为喊丧也有些虚。”

这些唱戏的人，我想象他们多数是吴摩西和罗长礼，喜欢有点“虚”的东西，戏文，戏服，舞台，从一个乡转到另一个乡的演出，都造成了这种“虚”。

一个刚下台的女人，飞快地换成了家常的衣服：极短的热裤和紧紧的T恤衫，人字拖鞋，长头发扎成马尾。于是，一个轻盈的她从那个水袖峨冠的古代女人里跳了出来。她踢踢踏踏走过来，凶神恶煞眉毛上画了弯刀的男人们问她，好点没有，她声音沙哑地回答，喉咙还很痛。男人慈祥又客观地摇了摇头，说了句什么。她又沙哑地回答，没办法，我倒霉呀。声音沙哑，但却很飞扬，大概因为心情好。

另一个女人还穿着沉重戏服，是一套全白的裙子，有点可怖，衬着头发格外黑，五官浓重得几乎哀恸，她站在一口大锅前面舀粥，吃宵夜。戏团都准备了大锅的粥和小菜给演员做宵夜，我看了一下，今天的宵夜除了小菜，还有应景的卤鹅。

说到演员吃宵夜这回事，想起一个笑话。以前物资紧，戏团吃宵夜时，一个演员配额是一碗粥。演曹操的是主角，戏份重，老半天都没法下台，很担心自己的粥被人喝掉。演刘备的

见他心神不宁，急中生智，从煮酒论英雄的台词中擅加了两句，唱道：曹操你别担心，一人一碗定。

演员是一种奇怪的生物，天然地让人觉得级满故事，连他们恍若无知的眼神，也无知得那么深刻。

以前看戏，想必更好看。现在在做给“老爷”看的，观众坐和站的位置不能挡着“老爷”的视线。以前做戏就是做给人看的，哪天戏团来，村民提前几天就开始期待，当天中午，更要把家里的凳子搬到会场占位置。

吾生也晚，没经历过这些，只能听村民们零碎地回忆。很喜欢听这回忆，仿佛一些丰饶的时间碎片，在幕布收起的时候，被遗忘在舞台的侧角了。

那些年，乡间的少年，会趁着看戏的机会，偷偷暗传情愫。首先是，中午把凳子搬去占位子的时候，就要把两家人的凳子摆在一起。晚上开始看戏自然就坐在一起，天色又黑，人群又密，剧情催生出来的荷尔蒙在空间暗涌，在台下的黑暗里，多少双少年的手在急切地互相探索。然后，有一些少男或者少女，首先起身离开，过了一会儿，另一个少女或者少男，也起身离开，凭着惊人的默契，找到了僻静处的那个他或她。遥远的舞台上，戏仍然继续，音乐声是最好的背景音乐。

那些年，看戏，必是一个令人心跳加速的词汇。

后来他们都到哪里去了呢？

曾经在黑暗中急切地互相寻找的两双手，它们后来都散失了，只剩下“四月半”在乡道上一次偶然的相遇。美好的事都是没有后来的事。



毕竟清和三四月，鮑魚鮮筆让江南（国画）郑莹

光的空间

郑培凯

“光的空间”是上海的新地标，是日本建筑名家安藤忠雄在上海的最新作品，地处上海虹桥爱琴海购物公园的七楼与八楼，整体面积4000平方米有多。我在前年就听负责计划的李总说过，要在上海建一座人文审美的书店，同时还要连接一间美术馆。当时我就想，既是人文，又是艺术，具体展现的方式是“书店+美术馆”，这不就是我们梦寐以求的文化空间，可以徜徉其中，与古往今来的伟大文艺心灵，进行交流的场域吗？问题是，在十里洋场的上海，怎么实现这样的文化梦呢？李总说，他们找了有“清水混凝土诗人”之称的建筑大师安藤忠雄，正在进行设计构思呢。

一年以后设计完成，开始鸠工兴建，七楼是新华书店，称之为“光的空间”，八楼是美术馆，命名为“明珠美术馆”。连接两层的关键核心，是外观形似巨蛋的空间设计，很有时代感，又符合安藤对几何构图的痴迷，有人就昵称之为“安藤蛋”。有趣的是，安藤听到这个稍带调侃的名称倒是十分高兴，说：“卵意味着生命，意味着孕育。”由于空间的呈现，而能孕育人文与艺术的爱好与关怀，就是他的建筑理念，令他感到欣慰。

对于“安藤蛋”，特别是为新华书店设计的“光的空间”，我充满了好奇，总想去看看，亲身体验一下人文艺术空间的设计，到底能唤起什么样的心灵共鸣。因此，当书店邀请我，去给他们“思想之光”做个特约讲座，探讨唐宋茶道与中日传承，我欣然同意，而且期盼着一场惊艳的经验。

新华书店“光的空间”坐落于崭新的大商场，先得穿过现代化纷扰的世俗，搭乘直达五楼的快速扶手电梯，再转上直达七楼的电梯，就感觉到超越了商业红尘，真有“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的心灵洗涤之感。一进书店，先看到高高低低的水色书架，像魔幻的方阵，虚实相间，错落有致。像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书架当中做了方形镂空，可以贯通层

层书架，让知识的无尽呈显在眼前，产生一种学问深邃奥秘的幻景。庭院深深深几许，知识之海辽阔无垠，可以涵泳其间，以消永日。

安藤忠雄设计“光的空间”，具体的构想是这样的：“设计以建筑上层部分其中两层为对象，下设书店，上设美术馆，中央置内壁被书架墙围通的卵形两层挑空空间。该卵形空间‘Oval Room’，日常可作与书店成一体的咖啡吧，活动日则可用为多功能厅，既可衔接起上下层，成为建筑内部结构的核心，其独特的空间形体又径直化为建筑整体外观的一部分，将提升整座建筑的地标性。”

作为业主的新华集团认为，人与书的关系日渐疏离，希望光的空间能增进人与人、人与书的邂逅。人们来到这里阅读，就像光之于建筑，希望能够照亮人们的心房。李总对安藤设计书店的构思，具体出现如此精彩的美学空间，做了很有趣的阐释：“从前，书架与书架是隔断的，在这排书架边上看书的人，看不到那排书架边上的人。而现在穿梭于书架中，方形镂空会让不同的读者不期而遇。当你无意抬头，瞥见最后一排书架那看书的人，你或许会有一种遥远的相遇感。这个相聚是一种物理距离的相遇，更是一种精神世界的相遇：与书友相遇、与文化相遇、与艺术相遇、与美好相遇。”

安藤忠雄的确是个了不起的建筑家，对自己投入建筑事业充满了热情，在新的设计中总要超越自己，成了他审美追求的生命意义。他曾经说：“从1969年创立事务所至今，将近五十年头了。这些年，与其说自己是不断挑战到了今天，我更愿意说是以自己的方式，拼尽全力地活着。”

我在光的空间演讲，讲得非常舒畅，觉得文化的光灿从天而降，照亮了书店的重形演讲厅，不由得想起了《圣经·创世纪》：“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书架当中做了方形镂空，可以贯通层

花在夜间，自带光芒。前年此时，我守着它开花。然而一年比一年繁忙，不及顾念，它愈来愈凶猛，是十一岁的樱桃树了。

我不知道自己今天做了什么，已是夜晚九时。其实近年，日日如此，恍若被某个看不见的怪物拖着飞奔。还有很多事要做而未做啊。

樱桃的花束，瓣乍打开，绿叶已展。尤爱它叶瘦花肥的豪奢。这一树花未盛时，昨夜只有靠墙一枝开放，今下午已开少半树，靠树顶的部分仍在犹豫。但是太快，看不到它开放的过程，在院里一抬头，便见又开一片。或许明晨，就全开了啊。我像等待，又像希望它停住，因为渐渐迫不上它了。歌德《浮士德》：“美啊，请停留一下！”

这句话我暗念过许多个暗夜。现在我想说的是：美啊，请再停留一下！这一次望去，月亮已升在树间。是暗红色的月亮，缭绕在云层中。像极了傅抱石《九歌》画作的氛围。变幻，诡异，皎洁，仿佛伴随了深邃而

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

如此观察一树樱桃，应被世人笑作痴傻。观察意义何在？停留意义何在？

但是，美，意义何在？人的生命，意义何在？

春日清晨，雾气如团团棉絮，缓缓流过身边。沿河岸走，水声淙淙，冷寂明亮。双脚凉冰冰的，运动鞋早被寒霜浸湿了。冷绿的杂草，在鞋底下发出噼噼嚓嚓的声音。奶奶似乎不觉得冷，低头东寻西觅，咕嘟着，叶子还没长出来，不好找哇。要找的，是一味叫做“黄龙尾”的草药。又走了许久，奶奶总算有所发现，弯腰看看，蹲在地上，举起小锄头刨挖几下，揪出一条状若人参的根须。

夏日中午，暑气正盛。山里刚刚下过一场雨，路凹陷处潴积着一汪汪浑浊的雨水，雨水反射阳光，晃得人眼花。细脚伶仃的水龟（小时候自然不知道是叫这个名字）撑在水面上，六个腿尖儿微微将水面压得凹下六个小坑，仿若那水是极其浓稠极富弹性的。我挥舞镰刀跑到前面。奶奶不紧不慢跟着，她手里也有一把镰刀。到得大泥汪塘，奶奶停下脚步，用镰刀割下铁篱笆（龙舌兰）尖刀一样的肥厚叶片。汁液渗出，气息猛烈。日光浩瀚如同响亮的蝉鸣，割裂铁篱笆时那轻快的一声“嚓”，反倒犹如难得的片刻宁静。

秋日黄昏，大山冷峻而静默，云朵悠闲，天色淡远。夕光点燃一团团绿色火焰似的松树，树林下的土红得要涌出血水来。西风吹得山林呼呼啸响。我和奶奶在山脚下的自留地挖“山药”（红薯）。我问奶奶，山里还有菌子吗？奶奶说，最后一茬了。——忙于秋收，我们好多天没上山了。我继续挥动锄头朝前挪步。奶奶喊住我，让我看身后。奶奶身后新翻起的泥土是松软的，而我身后的，竟被我踩板结了。

冬天，出门少了。夜色初降，我在屋前洗脚。洗脚盆是铸铁做的，沉重又厚实，盆边放了只小铁桶，桶里满满的开水。我坐小板凳，倒一点儿水进盆里，刚好浅浅地铺满，两只脚探进去，咻呀咧嘴，好一会儿，才敢完全放下。不多时，水凉了，不禁又要添些水进去。此刻的大院子已被夜色笼罩，对门家屋顶上，高高冒出几十株竹子，竹子摇摇摆摆，听得到呼呼风声。夜凉如水，盆里的水更凉了，不禁又要添些水进去。忽然，再也憋不住，不得不站起，捋下裤子，朝院子里滋尿，尿液滋滋进院子草丛间，发出热乎乎的呢囔声。最后，大概总有几滴滴到洗脚盆里的……忽然，一声霹雳，闪电照耀得大院子如同白昼。我忙忙穿好裤子，坐下擦干两只脚，钻进堂屋，关上门。

彼时，奶奶靠坐在堂屋门口的板凳上，两膝之间藏了一只竹编外壳土陶芯的火笼，火笼上罩着两只手。暗夜里，炭火红一红，又暗一暗，两只手也红一红又暗一暗。霹雳一个接一个，奶奶的脸明一天，又暗一暗……

冬天的大院子，桃树光秃秃的，杏树光秃秃的，唯一青翠着的，是对门家屋前的一株腊桂。但在我十来岁时，那株腊桂便被砍去了。大院子只剩下一地委顿的杂草。大院子里的草很奇怪，一年一年，竟然换着花样。有时长的多是牛筋草，有时长的多是马鞭草，又有时长满肥大的年前草，再或者长了许多辣蓼和野艾蒿。有一年，大院子里忽然长出一种长圆形叶子的贴地植物，每一条触须伸出去，朝下扎根，朝上开出小小的黄色花朵。这是什么呢？我从没见过。整个大院子很快被铺满了，踩上去犹如铺了一条厚实的毯子。第二年，第三年，竟至于越来越繁茂了。

可是，就像不知道它们是怎么来的，它们的离开也让人弄不清原因。有一年冬天过去了，春天来了，它们却迟迟没有出现，代之兴起的，是星星点点的禾本科的杂草，几场雨过后，杂草长得蓬勃兴旺，竟至没腰。有一天，春日高照，来了个村里人，放下篮子，蹲下身子开始割草。他家是养马的。半个院子没割完，已经塞了严严实实一篮子草。隔天，他又来了一趟，把剩下的半个院子的草割干净了。



我路过它，所有的蔷薇科果木花香都稍有些药香；土槐树叶叶的香气是涩的，砂纸一般滑过嗅觉。路过枣树，它硬邦邦的，叶片细小油亮，拒人千里之外的样子。无味。摘叶片拧碎了嗅，有青枣子微甜的香气。路过两丛牡丹，它们是疯子，花香要淹死我一般。

我路过的，所有的蔷薇科果木花香都稍有些药香；土槐树叶叶的香气是涩的，砂纸一般滑过嗅觉。路过枣树，它硬邦邦的，叶片细小油亮，拒人千里之外的样子。无味。摘叶片拧碎了嗅，有青枣子微甜的香气。路过两丛牡丹，它们是疯子，花香要淹死我一般。

我路过的，所有的蔷薇科果木花香都稍有些药香；土槐树叶叶的香气是涩的，砂纸一般滑过嗅觉。路过枣树，它硬邦邦的，叶片细小油亮，拒人千里之外的样子。无味。摘叶片拧碎了嗅，有青枣子微甜的香气。路过两丛牡丹，它们是疯子，花香要淹死我一般。

我路过的，所有的蔷薇科果木花香都稍有些药香；土槐树叶叶的香气是涩的，砂纸一般滑过嗅觉。路过枣树，它硬邦邦的，叶片细小油亮，拒人千里之外的样子。无味。摘叶片拧碎了嗅，有青枣子微甜的香气。路过两丛牡丹，它们是疯子，花香要淹死我一般。

我路过的，所有的蔷薇科果木花香都稍有些药香；土槐树叶叶的香气是涩的，砂纸一般滑过嗅觉。路过枣树，它硬邦邦的，叶片细小油亮，拒人千里之外的样子。无味。摘叶片拧碎了嗅，有青枣子微甜的香气。路过两丛牡丹，它们是疯子，花香要淹死我一般。

我路过的，所有的蔷薇科果木花香都稍有些药香；土槐树叶叶的香气是涩的，砂纸一般滑过嗅觉。路过枣树，它硬邦邦的，叶片细小油亮，拒人千里之外的样子。无味。摘叶片拧碎了嗅，有青枣子微甜的香气。路过两丛牡丹，它们是疯子，花香要淹死我一般。

春秋图

甫跃辉

不多日子，草又绿绿地长起来了。我喜欢草那么绿绿地长着，在风里俯仰，在俯仰里闪亮。但大人们似乎都不喜欢，觉得院里长草太破败了，家不像家了。有时候是奶奶，有时候是西边的大妈，她们也学养马的样子，拿一把镰刀割净了大院子里的草。

后来是更干脆了，大院子先后修起三块水泥地，再强悍的草也长不到水泥地里。

夏天，水泥地打扫干净，便是小麦的晒场。

小麦粒铺晒在水泥地板上，透出一股熟透了的芬芳——也有时候，会透出腐败的气息。麦收季节常会下雨，收到发潮乃至发芽的小麦并不少见。为什么收获季节常常下雨呢？或者说为什么下雨时节常常收获呢？雨一下往往还得好几天。

收完小麦晒麦子，收完水稻晒谷子，此外，还会晒油菜、豌豆、玉米、毛豆、蚕豆。时间不会停滞，田地不会休歇，劳作也不会止息。

秋天的太阳炙烤着谷子，谷子腾起股股水汽，在阳光里袅袅升腾。我拖了抓把，在场子里走来走去，身后黄灿灿的谷子上便现出一道一道的小沟。过得一会儿，又从另一个方向走一遍，身后现出的小沟又是另一花色。这总让我有种满足感。

看看太阳落山，得把晒了一天的谷子收起来了。抡铲子、使扫帚，有时还得用上簸箕，把谷子堆拢，扬净，装进口袋。常在书上有人说收获季节的喜悦，可单是这份工作，就让人一年年头疼不已。晒了一天的谷子，外壳上总会脱落许多细毛，只要沾到身上，立即瘙痒难耐。不让“谷毛”沾身，是完全不可能的——何况，我还一身汗，谷毛沾上去便扎了根，总要弄得浑身疼痛。装满一个个蛇皮口袋，一袋一袋高高地堆到屋前。第二天还得继续这份劳作……一天又一天，屋顶上潮湿沉重的云瘦了，高了。等这份工作完成，秋天也深了。

风呼呼地吹着，对门屋后的竹林俯仰着。

清早起来，稻草堆上白白一层寒霜。太阳一照，热气袅袅。如果运气好，会发现稻草堆里有一只离家出走的母鸡，不声不响地下一窝白生生的蛋。

我和奶奶到村外去。雾气笼罩着远远近近的房屋和田地。

我们是要找一些草药备用，趁着冬天还不是很深，趁着草药还没落光叶子。奶奶似乎不觉得冷，低头东寻西觅，咕嘟着，奶奶眼睛不好使了，你帮着多瞧瞧。

风呼呼地吹着……

一天又一天，后院的枇杷花开了，石榴花开了，又一个春天来了……一天又一天，大院子的人就要走尽了，只有离开的，没有归来的——但春天总会准时归来的。春天真是无穷无尽啊，不知疲倦，永远不老，叫人欢欣又绝望。这天，我在大院子里和奶奶说了会儿话，站在曾经晾晒过不知道多少年粮食的水泥地上，看水泥地上裂的一道又一道闪电似的口子。不知是哪一年，那些忽然出现又忽然消失的马齿苋，竟然又回来了——上大学后，我才知道，它们叫做马齿苋。马齿苋们犹如蜘蛛，一只一只扒住地面，脑袋牢牢钉进水泥地间的裂隙，肢节朝四面八方伸展。是再也不想算离开了吗？原来，草是可以长到水泥地里的。